

目 录

沔彼渠水，朝宗于海 ——《诗文渠县》前言	周啸天 (1)
-------------------------------	-----------

诗 歌 卷

宕渠情深	向此德 (1)
乡 音	杨 牧 (3)
大树和小树	蔡文华 (4)
阙乡——第二故乡	陈运英 (5)
中秋夜不见月	袁 荣 (8)
与友人共饮	雍国泰 (9)
偶 成	雍国泰 (9)
退休杂咏（四首）	章继肃 (9)
洗脚歌	周啸天 (10)
农村风光	杜德政 (11)
爱 河	王小铭 (12)
走进五月	王小铭 (12)
梔子花开	王小铭 (13)
中国昂首向前	王 静 (14)
人民的儿子	廖 瑞 (16)

诗
文
渠
如

- 既 然 黄 辉 (18)
- 雪 代庆康 (18)
- 云雾山 云雾茶 王玉萍 (19)
- 饥 渴 张永杰 (19)
- 月 思 徐山明 (20)
- 说过了 杨建国 (20)
- 那一定是我 于延斌 (21)
- 翩然思絮 张安强 (23)
- 溪流·云朵 郑莞琪 (24)
- 渠 江 刘 继 (25)
- 咏 竹 廖章恒 (26)
- 竹编草编 杨长春 (27)
- 山中情 何本禄 (27)
- 北方的冬天 贾伯合 (28)
- 雷雨曲 王光军 (29)
- 延伸的风景 吴 舟 (29)
- 鹅 李 渠 (30)
- 秃鹰没有归来 龚兢业 (32)
- 盼 陈之秀 (33)
- 一 瞬 陈之秀 (34)
- 悟 侯文秀 (34)
- 汉 阙 杜 荣 (35)
- 贺新郎·西区广场 颜伟邦 (37)
- 垂 钓 何本弟 (37)
- 钓 归 高天赐 (39)
- 雍先生史海钩沉 杨大骏 (39)
- 妻 怨 曾持平 (39)
- 观龙湫瀑布 李同宗 (40)
- 一剪梅·礼义山 李同宗 (40)
- 水调歌头·祖国赞 鄢国灿 (40)

江城子·我和辣椒	郭绍歧 (41)
春闹寨坪村	寇森林 (41)
永远的丰碑	李满林 (41)
西江月·畅饮秋江夜	罗安荣 (42)
鹧鸪天·舵石鼓水电站	杨 仲 (42)
龙腾世纪	赵俊强 (43)
政协情	谭世俊 (44)
张家界	陈荣甲 (44)
大蓬山天子读书台	张国维 (44)
江城子·游龙潭仙境抒怀	李小林 (45)

小 说 卷

河 街	贺享雍 (46)
年轻的时候	王 甜 (51)
嫌妻凉母	周啸天 (54)
嘎俄丽泰	周啸天 (58)
妞 妞	杨文冰 (84)
诉 苦	张 孟 (92)
傻嫂子	任小春 (95)
84-1-1 号	李 麟 (98)
电话风波	刘 华 (101)
背着的爱	黄庆军 (105)
妈 妈	郭惠民 (108)
酒 鬼	何泽继 (109)
橘子熟了	雷 欢 (111)
万 莲	郭 勇 (113)

散文卷

勤政为民 回报信任	邓瑜华 (115)
渠江赋	廖章恒 (116)
阆乡西区广场赋	邓天柱 (117)
那颗感恩的心	杨 仲 (118)
一滴渠江水融进府南河	李安心 (120)
薛涛传贿受惩记	雍国泰 (124)
童年时代	雍国泰 (125)
铜鱼夜吼	王建纬 (129)
文峰夕照	王建纬 (130)
说 粥	周啸天 (131)
二十八个“三”的故事	唐不屈 (134)
杨森与吴佩孚	陈见昕 (136)
杨鹏升与陈独秀	文世安 (137)
父亲的“遗产”	周 更 (140)
高山流水寄深情	陈 科 (142)
章老印象	张成茂 (145)
琴声童年	王 甜 (147)
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	杜 焱 (151)
用爱撑起一片蓝天	陈之秀 (156)
驼背舅舅	王 艳 (162)
马鞍山上修路人	徐伟平 (163)
雨夜寄弟	周明兴 (164)
狗吃屎的本性改了	蔡文华 (165)
翠竹赞	刘荣忠 (167)
霞飞君之死	黄文轩 (168)
以文会友话真情	徐浩昌 (173)
好者为乐	唐 木 (175)

巨石的辩白	卢贵清 (176)
一碗冷稀饭	李平善 (176)
筷子与刀叉	李同宗 (178)
美利坚	许平 (179)
幽谷怀念	何本禄 (183)
记 忆	代能忠 (185)
野秋菊	苏容芳 (189)
桂花飘香时	汪媛媛 (192)
酒的断想	雷华 (194)
悠悠雨水情	杜天太 (195)
三汇的传说	贾凤英 (197)
大竹河掠影	郑礼华 (198)
车过擦耳崖	任小春 (200)
邓家老屋	戴连渠 (201)
村民的贴心人	郑六秋 (203)
尘封的记忆	张渝竹 (205)
“对号入座”	郭世全 (206)
故乡的冬天	王忠瑛 (207)

脚 本 卷

打耍锣（方言喜剧）	张人俐 (209)
呼唤生命（话剧小品）	李麟 (223)
大嫂和幺嫂（四川方言）	李同宗 (233)
比资格（四川方言）	毛永厚 (237)
张人俐外传（四川方言）	罗志才 (240)

撰稿人

于延斌 文世安 毛永厚 王小铭 王玉萍 王光军 王建纬
王忠瑛 王艳 王甜 王静 邓天柱 邓瑜华 代庆康
代能忠 卢贵清 任小春 刘华 刘荣忠 刘继 向此德
许平 何本弟 何本禄 何泽继 吴舟 张人俐 张永杰
张安强 张成茂 张国维 张孟 张渝竹 李小林 李平善
李同宗 李安心 李渠 李满林 李麟 杜德政 杜天太
杜荣 杜焱 杨大骏 杨文冰 杨长春 杨仲 杨建国
杨牧 汪媛媛 苏容芳 陈之秀 陈见昕 陈运英 陈荣甲
周更 周明兴 周科 周啸天 罗安荣 罗志才 郑六秋
郑礼华 郑莞琪 侯文秀 贺享雍 赵俊强 唐不屈 唐木
徐山明 徐伟平 徐浩昌 袁荣 贾凤英 贾伯合 郭世全
郭绍歧 郭勇 郭惠民 高天赐 寇森林 章继肃 黄文轩
黄庆军 黄辉 龚兢业 曾持平 鄢国灿 雍国泰 雷华
雷欢 廖章恒 廖瑞 蔡文华 谭世俊 颜伟邦 戴连渠

插图者

叶元松 张孟 周七

(上列作者 100 人，按姓氏笔画排列。前集已有的作者，本集不再作介绍。)



杨牧同志题词

沔彼渠水，朝宗于海

——《诗文渠县》前言

周啸天

在四川东北与陕西之交的米仓山南麓，发源出两条江——南江与通江，两江南流至平昌县汇合称巴河，复南流至渠县县境。从大巴山中滔滔西来的州河，与巴河汇合，始称渠江。巴、州、渠三水交汇之处，称三汇——这里是川北的一处重要的场镇和码头。附近的土溪场，是全国著名的汉阙之乡，大名鼎鼎的冯焕阙、沈府君阙矗立在露天中，已历千年。

渠江继续南流，约莫五十华里，过了三国时代张飞大战张郃的八濠山古战场，便是县治所在的渠江镇。相传八濠山的石壁上，旧有张飞用丈八蛇矛凿下的两行隶书：

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濠，立马勒铭。

这是一通言简意赅、掷地有声的汉文，也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最有气魄的硬笔书法作品，文体属“铭”——人称“八濠摩崖”“张飞立马铭”。这通铭文，其文字之精要，语调之铿锵，令人一诵难忘。曾见载于邓拓《燕山夜话》，故广为人知。

渠江继续南流不足百里，便到广安——大伟人邓小平的故乡。顺便说，几乎整个明代，渠县都是隶属于广安（时为州治所在）的，过了四百余年，直到清代的嘉庆十九年（1814），才改隶于绥定（今达州）。2002年为撰写《邓小平与四川》（八集电视专题片）脚本，我数上北京，采访邓家人，在与卓琳同志的寒暄中，曾自报家门为“广安人”——这不全是

为了套近乎，而是因为老太太年事已高，对于四川印象淡漠，除了成都，只有广安这个概念。

渠县及广安古代原住民为人。据说秦汉时代，其地以麻布缴赋，谓之“”。人有自己的文化，与中原文化异趣，近年城坝遗址的开掘，正在揭开历史的面纱。汉末动乱，人北徙陕南的汉中、略阳，一去不返。明末张献忠三破渠城，生灵涂炭；清初则为吴三桂乱军盘踞，饱经兵马蹂躏。尔后十室九空，遂有移民之事。今之邑人，大抵为清代移民之后裔。

翻开渠县旧县志的“艺文志”，便看到里边收录有一些唐人的诗歌。如“辞赋类”古体诗卷首，有“李青莲南阳寺一首”，诗云：

惜彼落日暮，爱此寒潭清。
西晖逐流水，宕漾游子情。
空歌望明月，曲尽长松声。



张飞立马铭

“潭”一作“泉”，“明”一作“云”。在安旗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中，题为《游南阳清冷泉》，系于开元二十年（732），注释指明“南阳”为今河南南阳市，而并非渠县境内的南阳寺。人名作，固是地方的一种资源或无形资产，故攀附之风，历来就有，这首诗便涉攀附之嫌，不足以证明李太白到过渠县。

旧志所载元稹、郑谷等中晚唐诗人吟咏渠江的诗歌，倒是货真价实，不过这些诗在唐诗属于中驷以下，也不足令人兴奋。至于明清邑人之作，多为县景八咏之类的呻吟，有酸馅气，乏善可陈。

20世纪中叶到本世纪初的中国，是一个沧海横流的时代。

正是在这几十年间，渠县作家历历有人了，创作局面出现了前所未有

的生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由于有实力作家、典范作品的支撑，因此这种生机绝非客气假象，这种繁荣绝非虚假的繁荣。渠县真正成了一个诗文的渠县。

在这一时期，从事写作的邑人有跨越旧、新中国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有经历过十七年和十年动乱的盲流和知青，还有新时期的打工一族，他们虽然阅历不同，在饱经沧桑这一点上，则有相通之处。

渠县作家历历有人，首屈一指当推杨牧——他在新诗和叙事文学创作领域均有重大建树。一部厚重的《杨牧文集》，堪称当代文学之瑰宝，必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传世不朽。

杨牧从中学时代起就运交“天狼”，成为时代的放逐者；而这个饱经沧桑的时代放逐者，最终却成为时代的歌手而非畸人，其创作始终属于主流文学的一个部分。他曾不无自嘲地说：“我有一个流浪的形，但缺乏一点流浪的魂，尽管被迫闯荡而出，但寻‘正道’仍是我心中最神圣的主臬。”（《天狼星下》）然而，历览中国诗人，从屈原、李白、苏轼到艾青，哪一个又不是如此呢？这里应有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其次，少年失学的杨牧对书籍素有敬畏心和信心，这足以使一个人出污泥而不染，而且有可能超越小我而就大我。何况还有大西北这片最神奇、最古老，诗的底色最浓，情绪火山燃烧最旺，骚动最烈、蕴藉最厚的原生板块，赋予他以热情、灵感和博大的襟怀。

就诗歌而论，诚如当代评论家所说：杨牧先生是一个“完成”了的诗人，20世纪80年代大约十年时间，是杨牧诗歌辉煌的鼎盛时期，他以自己新时期开始以后的社会思辨诗歌和继起的新边塞诗、西部诗歌，与其他为数不多的诗人一道，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诗歌创作高度。他的相当一部分作品，已经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参奚梅芳《〈杨牧文集〉前言》）而《天狼星下》又是一部具有震撼力的叙事力作。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像杨牧那样以极传奇极真实的人生以及铭心刻骨的爱憎写出“文革”和前“文革”时代共和国那段历史，这完全是独一无二的一部作品。在文学分类上，本属纪实文学，而就其情节的生动性、戏剧性和传奇性而言，常常逼近小说。

除《天狼星下》而外，贺享雍的乡土系列、罗宗福的“华蓥山三部

曲”等，同属新时期渠县文学长篇小说的重要创获。

贺享雍从乡村的故事员，而登上文学殿堂，成为实力派小说作家。贺享雍长期坚持乡土文学创作，在近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中，他真实抒写发生在父老乡亲们身上的那份苍凉与沉重，直面他们的痛苦、欢乐和追求，创作了长篇小说《苍凉后土》《土地神》等一系列凝重、大气的农村题材作品。近著《土地神》故事简洁，信息量大，生活气息浓郁，可读性强，可比美于赵树理《李有才板话》；而其犀利的笔锋，直击国情与国民性，揭示出现实存在的荒诞性，又仿佛《阿Q正传》。评论家认为，它们是十年来最重要、最地道的农村题材的作品，与真实的农村生活最贴近、最没有距离。罗宗福的“华蓥山三部曲”取材于1948年发生在华蓥山区的龙潭起义这一历史事件，属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被誉为红岩魂的延续。

以王甜、杨文冰为代表的年轻作者，出手不凡，已形成一股生力军，令人刮目相看，预示着渠县文学的未来与希望。王甜之父是本土文史研究工作者，其人多才多艺。王甜更是青出于蓝，走上一条纯文学追求之路。在四川师大念书时，王甜曾在老师组织下参与过一本关于戴安娜的名为《英格兰的玫瑰》的畅销书写作，然而她后来闭口摇手不谈此事，而致力于人情小说的写作。她的作品文笔精致、语言纯净，不看市场风向，迥异于时下的美女作家。中篇小说《传呼》紧贴现实生活，其命题措意与刘震云之《手机》，可谓同工异曲。小小说是王甜的绝活，构思巧妙，手法纯熟，屡被《读者》转载，实属不易。

杨文冰出生于渠县的一个乡场，少小离家外出打工，辗转数省市，出没风口浪尖，对时代的脉搏有敏锐的把握。他酷爱键盘写作，借网络传播之东风，而成高产作家，有很高的网络人气。他的小说与王甜比，实有文野之分——他写得狂野一些，却生气勃勃。代表作《公民马福年谱》借史传手法叙事，又灵活措置、倒叙编年，笔法相当老到。小说讲了一个命案的故事，内容直击现实，尤其可贵的是作者之关注不在命案，而在涉案小人物之命运，创作态度谨严而文笔流畅，可谓“出污泥而不染”，直入文学之殿堂。

在各个文学部类中，散文的疆域较诗歌、小说更广，门径较诗歌、小说更宽。写散文的人可以不写诗歌，不写小说；但写诗歌、写小说的人没

有不写散文的。所以散文之作者，一方面是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而一方面，也特别难以名家。邑人的散文专集如陈见昕《他乡与故乡》、邓天柱《阙乡风采》及收在《渠县文物保护单位简介》中的文史丛谈，以及邑人诗文集中的散文部分，除了异邦游记而外，更多的是叙本地文物、说本地掌故，娓娓而谈，如数家珍，其间有对人生的独特感悟，更有对父母之邦的挚爱。乡人捧读，格外亲切。

旧体诗创作在渠县文学中是一道风景。在这个领域中，完全是今人胜于昔人。例如下面这首绝句：

不愿无来不愿有，但愿长江化为酒。
日夜躺在沙滩上，一浪浪来喝一口。

这首诗有点颓废，但凡古人写酒的诗篇多少都有点颓废，李白歌诗尤甚。然而在艺术中，颓废也可以成为一种美。此诗在“文革”中曾遭批判，反而流传更广。作者是已故渠县中学老师毛良行，诗失题，可以题为《自遣》，也可以题为《将进酒》。虽不依平仄，却是一时兴到，当下成诗，说它是古风也行，说它是白话也行，四句一气流转、风度绝佳，令人一听就记得住、忘不了。按清人沈德潜的标准，这首诗属于浅派诗，我觉得它比唐诗“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罗隐《自遣》）之类的浅派诗，至少是毫不逊色。旧县志中无此佳作。

记得有一次，我想从旧县志中寻找有关汉阙的诗词，结果很失望，除了几首意境陈旧的关于冯公祠的诗而外，关于汉阙的一首也没有。后捡邑人章继肃先生的文集，得《访土溪赵家村东、西无名汉阙》等诗，始称心愿（诗已收入本编、不赘）——这又怎能不说是今胜于昔呢。

雍国泰先生也是值得好好研究的一位人物。先生自幼天资聪敏，青年时代经历丰富、饱学多识，深为师友推服。而数十年时运不济，未尽平生之才。且听他在《〈野鹤集〉编后记》的自慨：

我此生感到遗憾的，就是对于川剧剧作的整改和创作。虽然心向

往之，但始终不能作为专业，而发挥自己的一日之长。在我童年时代，父亲曾经营过一个木偶剧团。家里经常养着一群“戏子”，平时我为他们抄写剧本，觉得里面的唱词顺口、易记、非常有趣。后来我读了赵尧生的《情探》和梁平、冉开先的《刀笔误》，真是如获至宝，不管多长，我都读得烂熟，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学中的一株奇花，成年后读《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桃花扇》，虽然也好，总赶不上少年时期受的影响那么深刻，在成都教书时，经常去“悦来”看川戏，并和几位川剧创作者来往，我就想向此道发展，殊不知后来，不能自己选择职业，而且清规戒律也多，哪能由己所愿，在20世纪50年代，我私下整理了几个川剧本子，如《邛水投巫》《和番》《杀家告庙》等，但都不敢示人。“文革”十年，这点爱好也就彻底熄灭了。

几个剧本因“不敢示人”终至散逸，不但是雍老的遗憾，也是《诗文集》、乃至川剧的遗憾。联想到2000年雍老在《华西都市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对不起》的短文叫板魏明伦，正是“老夫聊发少年狂”，文理之妙，不可不读。晚成《野鹤》《闲云》二集，通过经历两个社会及历次政治运动之沧桑的夫子自道，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及心路历程。在老人身边，有一批诗词唱酬者如杜德政、颜伟邦、郭绍歧诸君子，彼此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延续着中国人以文会友的传统，蔚为景观。

先生“文革”前为渠县中学名师，一生桃李满天下。在下本是渠中学生，亦是雍老的学生。我走上研究古典文学之路，实与中学时代受到的濡染大有干系。在全球化已成时代潮流的今天，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无市场、二无传人的前提下，自生自灭，文化学者发出危言：如不守住精神的家园，则无异于亡族亡种。令人聊以自慰的是，作为重要文化遗产的诗词，却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依然普及和深入人心，依然生存于主流文化之内，有市场，也有传人——这传人包括从儿时就读经典的读者，也包括当今诗词作者。不过，在网络时代消费文化猛烈冲击着传统的今天，国人也不可以掉以轻心，为了守住这块似乎还很巩固的阵地，使薪火得以延续，我辈应有作为。

对于诗词创作，我个人的主张是在内容上“拈管城之旧锥，作浮世之

新绘”，在形式上“平仄尚严，韵对从宽”。拙集《欣托居歌诗》出版不到一年，作家王蒙、诗人杨牧等先后在《文汇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热情洋溢的评论。王蒙谓之“古色古香，幽凝典雅”、“新奇时尚，与时俱进”、“活泼生动，快乐阳光”、“与众不同，自立门户”、“衔接传统，天衣无缝”。杨牧兄则从四个方面深析透辟，读后有“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之感。《文心雕龙》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之叹。而作品能在发表的当下得到认可，而认可者又是文坛高手，叫人怎能不感到“千年不遇我逢辰”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渠县群众文艺创作一直很活跃，“文革”十年，亦未中断。一代又一代的文化馆人，默默奉献，辛勤耕耘，丰富着本县人民群众的文艺生活，其功甚伟，功不可没。至世纪之交的1999年，渠县又在达州市的县市中率先建起作家之家——成立了渠县作协。当年9月，出版了《渠县文学作品选》，此书除了在本县发行外，还远播成、渝二市及西南各省。县作协还创办了《濛山文艺》小报，为本土作者、习作者提供了一块发表作品的园地，——有了园地，就种庄稼，就有收成。

县作协和创办合署办公之后，切实履行团结、联络、协调、服务等职责，一方面为县委、县政府联系作家、艺术家搭设桥梁，一方面广泛建立了文艺通讯网络，为本土作家、习作者提供交流平台，还定期组织开展古典文学赏析、当代作品讨论等活动，协助出版会员新作、建立校园文学创作基地，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得到省市作协的充分肯定。

现在，《诗文渠县》即将出版，这是渠县作协工作的一项最新的纪录。此书从编辑工作开始，就一直得到渠县县委、县政府领导的亲切关怀，在出版过程中，又得到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出版集团领导的大力支持，该书从思想内容、艺术水平到编辑出版质量，较七年前的《渠县文学作品选》，无疑是“更上一层楼”了。

《邓小平与四川》里有这样一段话：“大海，可比渠江、长江的水面大得多了。到了海上，人的心胸一下子就开阔起来。在远古的地质年代，四川也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后经地壳变迁，成为内陆盆地。虽然没有大海，但有长江。长江通海，所以四川人一向有海的情结。”

如果说当代文学好比长江，渠县诗文就只是它的一个支流——好比静

静的渠江；而每一位渠县作者、每一篇渠县诗文，好比大巴山华盖山千岩万壑中奔流不息的溪涧中之活水，有一首唐诗道得好：“千岩万壑不辞劳，远望方知出处高；溪涧焉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2006年6月23日

于四川大学欣托居

蒙省方志馆叶红女士电话相告，指出拙文所引毛良行一诗当非原创。江津四面山朝阳观刻石有无名氏《醉酒》，诗云：“不愁无来不愁有，但愿笋溪化为酒。闲来醉卧石滩上，涌一浪来喝一口。”此诗流布人口，形成不同版本，毛先生所传者其一也。

作家王小波祖籍四川渠县，其父王方名1935年后因不满包办婚姻离开故乡出走重庆，后来去了延安。新中国成立后，王方名供职中国人民大学为逻辑学教授。因王小波本人出生于北京（1952），故文中未及之。关于王小波家世，详见王小平《艺术的内丹——纪念我的弟弟小波逝世10周年》（《南方周末》2007年4月5日）一文。啸天补记。



周啸天及其墨迹



宕渠情深

向此德

(一)

州河壮，巴河靓，
情投意合向南方。
万古流芳，
鱼儿欢畅，
人遗愿岂能忘？
汉阙之乡，
黄花之乡，
刘氏竹编美名扬。

(二)

思路新，导向正，
四大目标聚人心。
工业强县，

城乡巨变，
无限生机在眼前。
特醋飘香，
咂酒醇香，
实干点燃新希望！

(三)

龙潭景，濠山情，
人才辈出清风劲。
吏治清廉，
正气昂然，
崇高品德常修炼。
水能载舟，
也能覆舟，
创新理念去奋斗！

(向此德，曾任中共渠县县委书记)



宕渠人家（张孟画）